

婚
姻
家
庭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露露要做兼职了

夏末秋初,正是采摘葡萄的季节。就算是大家来吃饭,也只是坐坐就走。不过村里与城里的区别在于,城里人是吃完饭再打包,而村里人是边吃边打包。吕森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汪露露看到他们二人在农村的结婚录像时的夸张表情,那个嘴巴张得,半天都合不上。汪露露指着电视上拿塑料袋子往里倒菜的人问:“这人怎么这样啊?别人没吃呢,她怎么就把菜倒在袋子里了?”吕森不得不耐心地对汪露露解释:“我们村里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请酒席,桌上有好吃的情况下都会被打包收走。”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吕森也不好意思,不过当地的民风的的确确就是这样,谁也改变不了。汪露露听到这番解释以后,仰着小脸十分同情地望着吕森。吕森以为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哪知汪露露却说了一句特别雷人的话:“我可怜的小霖霖,原来你就是吃这些打包的饭菜长大的。”

回想起汪露露的眼神,再想到两人在一起的甜蜜时光,吕森不由得呵呵地笑了起来。虽然是吵架了,不过仍然很想念对方。

吕森是拎着一大箱子水果回来的,似乎只要从辽南老家回来,他能拎回来的也就仅仅是水果了,这次除了苹果和桃子,还有葡萄。

葛承艳很爱吃葡萄,吕家人也算是投其所好了。目前这种状态,当然是要和亲家处好关系,自己的大孙子让亲家帮忙带着,就算是不出钱,也得出点儿物吧。可惜这个物也太寒酸了点。汪明才不挑,葛承艳也不挑,唯独汪露露挑,但又不好意思挑在明面上。如果和吕森说与其费这么大劲拿这些东西回来,还不如给带点钱来得痛快,倒不如干脆眯着,什么也不说。因为说了就要吵,争吵的结果就是谁都不理谁。这种小打小闹的情况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就觉得没劲了,没力气吵了,两人的关系也就疏远了很多。

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不吵不闹不热闹,要是真的冷淡下来,还真容易出问题。大家都把心里话憋在肚子里,早晚会有冒出来的一天,存不住的。火山压抑久了还会爆发呢,更何况人呢。有些时候,说别人简单,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还真就处理不好了。

汪明才和葛承艳离开后,汪露露抱着霖霖哄他睡觉。难得的二人世界,不对,确切地说现在已经是三人世界了。

汪露露开门见山地向吕森索要回农村

办满月酒收回的礼金。

换做以前汪露露是很少过问这种事情,但现在不同了,毕竟有了孩子,原本两个人的花销变成三个人的,而且要投入到这个新来乍到的小伙子身上的币子要比她和吕森两个人合在一起的还要多。不过问、不关心、不在乎,以前的这个三不政策马上就要废除了。

吕森为了讨好媳妇,把自己准备藏起来的三千元私房钱交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感情投资。“这就对了嘛,乖乖,这样我才能喜欢你。”汪露露的脸蛋笑开了花。吕森想,这就是千金博一笑啊,真不容易。三千大元啊,让汪露露笑一下,这个价钱,值了。

哪知道刚到手钱还没捂热,汪露露突然想到还要给孩子办保险,于是小两口又愁上了。吕森认为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情,而汪露露却觉得只要是孩子的事情,不可以有半点马虎。都说男孩穷养免得今后不晓得奋斗;女孩要富养,免得今后被一块儿蛋糕骗走了。但现在看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谈不上哪个是穷养哪个是富养。怎么养都是要花钱的,无非就是花多花少的问题。

汪露露算了笔细账,奶粉暂时也不用花,自己吃点儿好的,奶水好了,这笔钱也省下来了。尿不湿的钱也不会有太多的投入,霖霖六个月前白天都是尿布,晚上再用尿不湿,就算浪费点儿,也就是一天十元钱。等小家伙大了,就训练把尿,到时候连尿不湿都省了。所以不会再有什么大花销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孩子身体健康没病没灾地就谢天谢地了。不过想归想,做归做,真到了关键时刻,汪露露的手肯定又没有把门的了。

吕森知道汪露露的脾气,他宁可自己身上省都不会苦了这娘俩的。打汪露露怀孕开始,吕森就再没为自己添过一双鞋、一件衣服。大概是累的,他居然连以前穿不上的瘦裤子都可以套上了,他想这是老天成全他,拣旧的穿一样感觉不错。现在手里的资金是紧张了些,不过大家都在工作嘛,只要有工作,就不怕挣不到钱。只要能挣到钱,就不怕养不起老婆孩子。

男人的压力,永远比女人要大。男人永远比女人要多承担一些。

军
民
情
深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一段情深谊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巴托哨卡立即沸腾起来

如今一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巴托的官兵离去了一茬又一茬儿,但每年山一通、路一开,鲁万有无论当营长还是当团长,总是抽出时间,带着车队来一次巴托,给战士们送上物资和精神食粮。想着每年和三连战士们的一次见面情景,鲁万有便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一声声呼喊,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切的目光,饱含着深深的期盼。盼望的却是那些基本的、必需的、应该得到的东西。想起这些,鲁万有心里隐隐作痛,巴不得给汽车插上翅膀,一下子飞到巴托。

难挨的两天时间总算过去了,巴托哨卡出现在眼前。

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巴托哨卡立即沸腾起来。“团长来了!”“团长!”“团长!”三连官兵此时此刻对鲁万有的欢迎和兴奋的心情,无疑地达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鲁万有还没有拉开吉普车门,一班长郭双喜第一个扑上来。“团长!你可想死俺啦!”说着,他双手紧紧攥着鲁万有的一只手,硬是把他拽下车。

“你这个喜子。”鲁万有简直应接不暇,“多吉、王虎、刘大年……”他嘴里喊着,双手不停地拍着他们的肩膀。“郝大年。”鲁万有摆摆手,向包围圈外一挥。“到!”连长郝大年双手分开人群挤到鲁万有面前敬了个礼,一个劲咧着嘴笑。“我给你介绍个搭档,三连新任指导员马前进。”鲁万有指着那个中等身材,圆脸膛上带着高原红的人说。马前进紧走两步迎上去一个敬礼,“连长辛苦,连长辛苦啦!”两双手有力地握到一起。“看看,看看,他们都来了。”鲁万有的大手划了个弧线,“军区文工团的、军区医院的,别晾了他们呀。”

自不必说,实际上,三连的战士们早已瞄上了这群男女官兵们。郝大年一声招呼,拿背包的拿背包,提乐器的提乐器、抬医疗器械的抬器械,相互簇拥着把文艺、医疗官兵送进五间偌大的会议、娱乐室。

转眼间已到黄昏时分。高原的傍晚,橘黄色的太阳从白皑皑的雪山背后露着半张脸,橙色的光芒把雪山顶照得银光四射。那四射的光芒投到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羊绒样的白云上,白云镶上了金边,金边滴出的金水渗进云朵中,朵朵云彩白中透黄,黄中透红,在碧蓝色的天空中,犹如海洋深处游走的各种精灵。阵阵带着寒意的劲风吹过,芨芨草、骆驼刺晃动身姿,奏出“瑟瑟瑟瑟”的天籁之音。高高低低各种野草俯首弯腰满含生动的

表情,和三连心花怒放的战士们一起,欢迎鲁万有和他带来的一群客人。

在这群客人中,文工团员们是最活跃的。领队老徐招呼十来个人到伙房帮厨,副领队陈小妹带着一伙儿人在军营的院子中央摆开架子鼓和扬琴,一阵吹吹打打过后,两个团员表演起《逛新城》,一个团员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接着,陈小妹亮起歌喉,引吭高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曲唱罢,挤在院内的战士们又是鼓掌又是高喊:“再唱一遍!”“再唱一遍!”

一遍又一遍,战士们总也听不够。三个文工团员轮番唱完这首歌,陈小妹再次唱了起来: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

雪山顶上要发芽……

曲调未尽,陈小妹的泪水已从眼眶里涌了出来。她了解像巴托这样的边防哨卡,了解一群群这样的军人,他们所吃的苦,他们忍受的寂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次到边防哨卡演出,她总是当仁不让,抢着参加,只有这样她那颗身为文艺战士的心灵,才会得到慰藉。也许由于百感交集,陈小妹突然眼前一黑,一下子瘫倒在地。

院子里一阵惊呼。南疆军区医院领队钱山队长拉开房门看到这情景,大声喊着:“快扶过来吸氧。”

院子里,文工团员们的演出仍在继续。伙房内,蒸馒头的压力锅嗤嗤地放着热气,煮大块羊肉的高压锅已掀开锅盖,老徐探着脑袋查看肉的成色。在这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上,水不到70℃就开了锅,煮饭、蒸馒头不用压力锅准是夹生的,更不用说煮肉了。

炊事班班长王虎忙忙碌碌地和文工团员们洗菜,两眼看着红红绿绿的西红柿、辣椒、黄瓜,两片厚嘴唇笑得合不到一起。他已有7个多月没见过这些宝贝菜了。有好几次,他在梦中看到西红柿,连忙伸手拿到鼻子底下闻,猛地醒来,厚嘴唇仍不停地咂摸着那特别的香味。每年一到大雪封山阻断交通,拉上山耐放的大白菜、土豆成了餐桌上的当家菜肴,尽管这样,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其余时间只能靠少量的蔬菜罐头和羊肉充当菜肴。

